

反翻把門爭

(獨幕話劇)

李之華 著

大連大眾書店印行

反「翻把」鬥爭

(獨幕話劇)

李之華著

大連大眾書店印行

藝術結合土改的範例

「反『翻把』鬥爭」深得哈市觀眾好評

【新華社東北廿一日電】反映東北土地改革運動之獨幕劇「反『翻把』鬥爭」，自十一日在哈市演出後，獲得觀眾一致好評。中共東北宣傳部以該劇深刻反映現實，對當前土地改革工作，深具教育意義，特予該劇作者及演出人員記大功一次。並予物質獎勵。按該劇為東北文藝工作第二團李之華所作，內容描寫東北封建地主在群眾才起來時，用一切陰謀手段，使土地明分暗不分。土地工作團走後即勾結「中央胡子」及國民黨特務利用狗腿子對農民進行反攻。殘害農會幹部，奪取農會領導權，進行「翻把」（即復辟之意）陰謀，農民乃再度起來進行反「翻把」的鬥爭。作者寫這劇本時，曾二次下鄉，住在農民家裏，並將劇本交農民修改糾正，故該劇能抓住當前東北土地改革的中心問題。具有深厚的東北農村風味，並刻劃出東北農村與農民的特性。

「反『翻把』鬥爭」的創作過程

李之華

去年八月我接受了團內創作劇本的任務下鄉，參加合江省民運工作第一團，在樺川縣太平鎮區工作。團長韓天石同志，副團長王後山同志給予我很大的幫助，他們把當地群眾鬥爭的歷史，現狀，階級關係，各階層人物在鬥爭中的表現，變化作了詳細、生動、具體的敘述；並介紹我到具有典型問題的村子去工作，作爲一個組員，沒把主要責任放在我身上，使我可以有時間找各種人物談話。但是談話要圍繞着達到把群眾發動起來這個中心任務。（這樣可以避免自己主觀的偏好，脫離現實。）

當我初參加工作時，原想把材料都記下來。（語言，人物，問題……等等）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我初入東北農村，一切對我都是新鮮的，記下幾句話幾個人物的突出表現……等等，都使我感覺像在一個活生生的人身上拔下幾根汗毛挖下幾小塊肉似的。于是我乾脆不記了。我在工作中，耳朵、眼睛、嘴、腦子一齊忙，全神經都動員起來，感受、觀察、分析、了解我新接觸的人物。我和群眾接觸，爭論、開玩笑，把自己的語言生活習慣丟掉，染上他們的語言生活習慣，混熟了，群眾就會感到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不覺着「特別」。進一步透過基本群眾（包括積極份子，鬥爭中生長起來的農會幹部）的眼睛來了解其他各階層的人物。基本群眾具有無限的智慧，他們是那末聰明，他們對農村中各種人物的心理，摸得那末透澈、準確，給我增加了很多知識，對我有很大的教育。

把我工作中所得的一切和天石同志後山同志以及工作團幹部談，他們如覺某村某人物也有和我談的人物有共同特點時，就給我以補充，如覺我所談的只是片面了解時，就給我以糾正。他們幫助我分析材料，發現問題，我透過自己的腦子裏所裝的實際情況加以印證而達到真正的理解。大家研究的結果，其中最基本的問題是封建地主在群眾起來時，暫取守勢，用盡一切陰謀手段把土地在實際上不分給農民，明分暗不分，那怕暫時不要租子，工作團走了，先「翻把」，勾結中央胡子，國特準備將來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倒清算，而農民對地主的「祖業」也應歸還農民這一點，不易覺悟其中的真理。因此群眾對罪惡露骨的地主容易進行鬥爭，對「笑面虎」假「善人」一類的地主，容易採取姑息態度。應針對這問題寫個劇本。

在太平鎮區各村前後兩次工作了約有兩個月，材料本上記了一些只可以叫做「符號」的東西。（一方面因為忙，沒有時間記，一方面因為記得再詳細也不能如實際情形那末生動）看到這些「符號」能在腦子裏喚起活的形象，但如何把這些複雜的不聯貫的形象，經過揉合、剪裁，突出什麼，沖淡什麼，以表現當前群眾最需要的思想主題，却使我不得不回到佳木斯。見了富秘書長振聲同志，他給我的指示是到依蘭縣再去一下，證實一下材料的概括性，同時和塞克、張庚、任虹、吳雪等同志商量，他們的意見是要把材料集中，精煉，不要什麼都想表現，結果什麼都不突出。

我到了依蘭縣，半參加民運工作第二團的工作，團長彭夢庚同志也同樣給我很多幫助。在依蘭證實，兩個地區的情形大體一樣。同時，看了東北日報第二版上反映各地土地鬥爭的情況和我所了解的有基本的共同點。

我選取了「反「翻把」鬥爭」中的主題。原想寫個歌劇，但腦子裏湧現出來的人物、場面，用話

劇形式表現更有力一些，話劇要佈景，在農村演出不方便，這問題苦惱了我很久，後來想起晉察冀搞話劇利用『自然景』的經驗，于是把劇結構在一個小馬架前面，獨幕一景。（『自然景』不能在室內不能用兩景），由于這些限制，在結構全劇時很化費了一些腦子。

這時期每夜都睡不好覺，一閉眼劇中人就來打擾，迫使我不得不閉着眼和他們『打交道』，越混越熟，他們的聲音笑貌越來越清晰，他們的性格越來越明顯，對孫林園、馬奎五，越來越恨，對劉振東、范永和、老趙頭……越來越愛。

住在老百姓家裏寫，寫出一部份就唸給房東聽，他家的男女老少，都給我不少的幫助，生活習慣，風俗語言，有不對的地方即時就能得到他們的糾正。

一寫完初稿，唸給工作團幹部聽，他們提出，應加上中農在這鬥爭中的態度問題，採納了他們的意見，把結構打亂，從頭到尾重新理出綫索又寫了一遍，又唸給他們聽，他們認為可以了。有實際教育意義了。

一回到佳木斯唸給團內同志們聽，大家提了一些意見，又修改了一遍，成為現在演出的劇本，演出後觀眾提了一些意見，準備再修改一下。

創作過程即是我的學習過程，對東北土地鬥爭的一般狀況，各階層人物有個初步了解。這是透過基本群眾的眼睛和民運工作團幹部同志的幫助，才獲得比較正確的認識，光憑自己一個人是不行的（一個人所接觸的有限，肯定必有主觀片面之處）。同時，從另一方面說，不通過自己的腦子，人云亦云，也是不行的。對農村各階級的語言（因階級不同，語言也有差異）也學會了一些，不是搜集語彙記在本上，而是記在耳中，說在嘴上，寫時自然會出於筆下。這方法在自己的語言接近東北話

的人用起來，並不是很困難的。

在這劇本創作過程中使我更加相信，任何革命工作，離開領導離開群眾是搞不成的。哪怕是創作工作——這個表面看起來好像是一個人搞的工作。其實也一樣，光憑一個人搞不成，要靠大家的力量。

一九四七，五，十五，夜

于東北文藝工作第二團。

反「翻把」鬭爭

(獨幕話劇)

人物：

以登場先後爲序——

孫林閣：五十餘歲，地主，惡霸。

劉二嫂：二十六歲，劉振東的老婆。

劉振東：二十九歲，農會主任。

趙廣明：六十二歲。

馬奎五：三十五歲，狗腿子。

范永和：二十六歲，武裝自衛隊隊長。

陳德福：五十九歲。

王占奎：三十二歲。

尹寬：四十歲。

楊福：三十歲。

張鳳山：二十八歲。

方同志：三十二歲。

(群眾：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時間：一九四六年，秋天，某日黃昏後。

地點：東北解放區，某地。

佈景：舞台左面斜露出一間小屋（俗稱『小馬架』）的前臉兒，山牆上有一窗一門，靠後的屋牆角下，伸出一截烟囱脖子，接聯着豎立起一個比屋牆還高的大煙囪。屋前堆着一堆柴火，放着一個『爬梯』。窗戶烟囱之間，拴着幾條繩子，繩上晾着許多綠白菜，加上門旁掛着那幾串紅辣椒，顯出秋收時候的景色。

舞台右面遠遠露出一斷牆牆離色——那是另外一家。

天像清水似的，月光分外明亮。

（開幕時，屋裏透出微弱的燈光，遠處傳來狗咬的聲音。片刻。孫林開偷偷地由左後上，他走到烟囱前面，聽屋裏的動靜，突然『撲』地一下屋裏燈光滅了，屋門『呀呀』地開開，劉二嫂（劉振東妻）拿着簸箕由門裏出來，孫林開打算藏躲已來不及，他索性裝作沒事人兒似的走過來。）

孫林開：（以下簡稱孫）幹啥去呀？

劉二嫂：（以下簡稱劉妻）推了幾升包米糴子，回家來取簸箕。（一眼看見晾着白菜的繩子有一根斷了）也不知道是誰把繩子給『整』斷啦！（鎖上門，放下簸箕，走過去接那根斷了的繩子。）

孫：這大月亮地兒正好推碾子。你們掌櫃的呢？

劉妻：他，見天兒三星兒沒落就爬起來走啦，下晚黑開半夜才回來，整天不著家。

孫：當了農會主任，連家也擱啦？

劉妻：『噫哪。』

孫：你們包米糴子是吃一點兒『整』一點兒呀？

劉妻：那可不明。家裏啥事兒都是我個人的活兒，挑水，做飯，割莊稼，還拉拔着一個滿碗碗的小小子，哪有個整工夫，不現吃現『整』噫的？

孫：叫我說你們呀——真是有福不會享！他當着個農會主任，派個人割莊稼，派個車拉回來，派個牲口打打場，舌頭尖兒一轉，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誰敢不去？只要咬一聲兒，就等着擊現成兒的好？

劉妻：叫我們掌櫃的借當主任，個人硬派差，那事他可作不出。這不，今兒王全的地拉完了，打算明兒把車摘兌給我們使喚一天，我們掌櫃的還說『先儘着給別人拉』呀。

孫：（這大月亮地兒，正好下晚黑間趕着拉莊稼，我那兩輛大車到省裏去啦，兩個『熊』老板子，去了就不怯着回來！我車要是在家，你們那點兒莊稼，稍帶手兒就給你們帶回來了，這不，我個人種的那幾十畝地，上次清算會給我留下廿畝，我還一點兒沒拉，都攔在地裏擱着呀，（邊說邊由右前下。）

劉妻：（沒答理，瞪孫一眼。已把繩子接好，把掉在地上的白菜也都搭在繩上了。見孫走遠）誰領你那份兒空人情！（拿起簸箕，欲走，屋裏小孩哭了又返回，扒着窗戶）等着吧，灶火就裏燒着土豆子呀，一忽兒媽回來喂你。（孩子真聽話，不哭了）這小冤兒，真累人！（由左後下。）

（孫林閣又由原路回來，走到烟窗那兒，看劉妻走遠了，回身從懷裏掏出一個布包，由於他的神經過於緊張，把布包裏的東西掉出來了——原來是子彈——他沒有彎腰去拾，先往四周圍看

了一下，見沒有人，才把地上的子彈拾起來，包好。突然屋裏小孩哭了，吓了他一跳，不敢多停留，趕快把子彈包兒塞到柴火堆裏。）

孫：（對窗戶切齒地）小王八犢子，我一刀削你八瓣兒！（見那邊有人來了，他偷偷地由左前下。）

（小孩哭聲漸止。）

（劉振東背着個袋口袋，由右後上，趙廣明緊隨上。）

趙廣明：（以下簡稱趙）劉主任你說孫林開他是人不是人？我給他「榜青」；講好了他出牲口我出人，打糧對半兒劈，到這工夫莊稼割倒了，他不攔車拉！

劉振東：（以下簡稱劉）別着急，咱們到屋裏核計核計，有得是辦法跟他講理。（拉門，沒拉開，一看）嗯？鎖上門出去了，天這麼晚，黑燈下火的上哪兒瞎兒去啦？（對趙）咱們等總回來拿鑰匙開門，先在這月亮地兒裏核計核計。

趙：今兒十四，明兒十五，後兒就是「霜降」，別看這麼好的月亮，交了節氣，一陣北風，「關」地一下子就變天，一場大雪把莊稼「扳」到地裏，叫我可怎「整」？

劉：你找過他，他怎說呢？

趙：他說的那個話呀，還不抵個屁有味兒呢？他說：（學着孫的語調）「可我那兩輛車都到省裏去了嘛！我個人那些莊稼還都擱在地裏擱着吶，你「榜青」的那兩垧地急個啥？一趙趙地找我，也不嫌個積繁！」你聽聽這像人話嗎？

劉：聽了以後你說啥？

趙：我說啥，憋着氣回來唄。我個人對他算是「沒制」。

劉：這小子，到今兒還欺負咱們窮人！上次工作團來，大夥兒清算周萬芳，倒挺帶勁；對孫林閣呢，這是十來個人說話，雖說他嘴頭上認可包賠，可是到了兒沒把他「整」低了頭。

趙：周萬芳一家子全部燎「跑」啦，大夥兒敢說話。孫林閣光把東西搗騰出去，人可到了兒沒離屯。你忘記人常說那句話：「死了的老虎，人還不敢上前呢」！他早先害人太「邪唬」（厲害）啦。不用說別的，就拿我那小孩子說吧：一聽見孫林閣在窗戶外咳嗽，警察的洋刀鞘子碰着皮鞋嘩啦啦的響，吓得就奇哭亂喊「嚕」叫喚！

劉：幾歲小孩兒也知道，屯長領着警察上門，沒好事兒。

趙：不是打就是罵，不是要這就是要那。

劉：他拿人不當人的事可多呢。那年我給他扛大活當「勞金」，也是這秋收的時候，把穀子在場園裏軋完啦，起了場堆成堆，沒風不能曬，「打頭的」領着我們十幾個「勞金」，正在拾掇穀草，孫林閣領着王警長去啦……

趙：對，王警長，大個子，打人可「邪唬」！

劉：孫林閣一去就問：「你們「整」那草幹啥？給我「撈洋工」吶？軋了場為啥不曬？」「打頭的」說：「沒風呀。」你猜孫林閣說啥？

趙：他說啥？

劉：早先也不敢給他往出說，眼下說出來，恐怕你老爺子活這麼大年紀也沒聽說過。他說：「你們都給我跪下，臉朝東南，直溜兒跪下，求風！」

趙：求風？這小子真他媽能「整制」人！

劉：警察也過來喝唬：「跪下，跪下，并排兒跪下，別叫我費事！」「打頭的」見警察要打，就先跪下了，跟着一個個的跪下，臨到我，我沒跪，警察問我：「你跪不跪？」我沒吱聲兒，他「啪」「啪」就打我兩個大嘴巴子，疼得我抬手一「扞」臉，他說：「把手搭拉下來，站直溜兒地！」我剛把手往下一摺，「啪」「啪」又是兩個大嘴巴子：「你噠啦蓋兒硬是怎的，你不跪？你噠啦蓋兒硬是怎的，你不跪？」「啪啪」一個勁兒亂打。我心裏說：「你打死我也不跪！」以後他拔出刀來砍了我兩刀背，我拿胳膊一擋，砍到我手脖子上了，你看，到現在我這隻手不聽使喚。

趙：到了兒你沒跪？

劉：沒跪。這事兒你問那年給孫林鬧扛大活的都知道。

趙：唔，對了，我家你大兄弟參加會回來學說，孫林鬧罰「勞金」的跪，敢情是這麼回事。

劉：那天在大會上你家我大兄弟沒吱聲兒，他要是說了話，孫林鬧就不敢跟你「耍熊」啦。

趙：那你說我這事，現在應「整」呢？

劉：孫林鬧包賠出來的青苗，今兒我給小戶調兌了大車，有人敢惹他了好好辦。

趙：我們那趟街，單鬧個兒不敢惹他，可是湊合到一塊堆兒就短不了罵他。

劉：那就行。

趙：你說行？可是他把車「整」遠啦，老也不回來。

劉：沒「整」遠。他那輛車，一輛「花帖轎」一輛「大轎子」，三個驢子四個馬，搭他那小馬崽兒，都在柳樹溝他小舅子家呢，說啥也得叫他「整」回來，不但叫他拉你「榜青」的莊稼，還得叫他交出包賠的三匹牲口呢。

趙：聽說他打算「耍熊」，三匹牲口不交，地照也不交。

劉：地照交了一個五十垧的，還有一個六十垧的沒交。前兒我在蕭家屯見着方同志，他說過兩天再開個大會，當場跟他要「照」。

趙：這小子太可惡，我個人對他算是沒「制」。

（劉妻由左後上。她背着麻袋（裏面裝着包米糲子）拿着錢簍，簸箕。

劉：（劉妻）幹啥去啦？天這麼晚才回來？

劉妻：沒看着嗎？眼睛管幹啥的？還問？（對趙）老叔，吃了飯啦？

趙：早吃啦。

劉妻：老叔，你剛才說對誰沒「制」？

劉：（代答）孫林閣唄。

劉妻：你大聲吵呼啥？剛才我回家取簸箕，看見他才打這碗碗兒往東去，攔不住他還興轉回來，叫他聽見，又說咱們噶咕他啦。

劉：他聽見怕啥！早先怕他，眼下還怕他？

劉妻：剛才他又送空人情，他說他車要是不去省裏，還要幫咱們拉莊稼呢。

劉：他那叫瞎扯淡！黃皮子給雞拜年——沒按着好心。你推的是包米糲子？正好，先攔到這碗碗吧。

這是多少哇？

劉妻：個人推着吃，我沒「約」（唸「么」）

趙：我估量着哇，有四升，不信，你就「約約」試巴試巴我的眼力。

劉：到屋裏把升拿來！

劉妻：閒着沒事兒拈擗他幹啥？有多少算多少唄。

劉：你拿來吧！

（劉妻進屋。）

趙：你真要『約約』給老叔找個下不來台？

劉：呵，你說的咧，那那能呢？我打算給老呂頭調兌二升去，這不是你看見了我打老呂頭家裏拿出來的口袋？

（劉妻拿着升，由屋裏出來。）

劉妻：我累得『吩兒吩兒』地剛推回來，個人家裏還沒吃，就先給別人『整』去？

趙：這就叫『先公後私』嘛，要不大夥兒還沒個不贊成他的呢？

劉：老叔可別這麼說，這是趕巧兒家有現成的，要沒有還不得到別人家調兌去？

劉妻：要『整』給人家，你個人推去！

劉：我明兒就去推。

劉妻：明兒推明兒再『整』！

劉：明兒『整』就不提蹄兒啦。陳糧吃完了，新糧沒打下，明兒就沒啥下鍋，他家『老二』參加了警衛隊，『老大』前兒又病了，就剩下一個不能動彈的老爺子，你叫他怎『整』？真格的咧，有了農民會，還能叫屯裏窮人挨餓？

劉妻：看你『整』撒啦，交我『整』。你去吃飯吧，鍋裏有糰子粥，還熱熱兒的。

劉：我待忽兒再吃。這口袋漏了，你拿針線給縫一縫。

（劉妻進屋）。

趙：聽說呂貴打警衛隊上捎回家信來啦。

劉：是他個人親筆寫的，有人唸給老呂頭聽，把個老爺子樂得閉不上嘴兒，兩手直攢鬍子。早先呂貴還不是跟我一樣：「斗大的字才認識八升」。

（劉妻由屋裏出來，拿針線縫口袋）。

劉妻：人家呂貴「斗大的字才認識八升」，你是「升大的字才認識一合」，看看人家看看你。

劉：警衛隊上的教育好呵。你不用拿話「可恥」（唸「可恥」）我，入冬兒我就學習，認字，唸書。咱們在字眼兒上也要翻身囉！

（馬奎五由左後上，他穿著一件大氅）。

馬奎五：（以下簡稱馬）嚙扯啥呀？兄弟你打算認字？唸書？那好辦！哥哥我別的上頭不及你，要講到字眼兒上，小時候仗着祖先留下點家底兒，喝過幾年墨水子，教「學」不行，教你可還行。

劉：好，一言爲定。入冬兒我就跟你學認字。

馬：你真心學，我就有真心教。

劉妻：你那點兒「才學」還教人呢！

馬：嚙，別看「才學」不大，一百塊地的文書我都替人家寫過，當過代字人，吃過白肉片兒。就說那年「滿洲國」抓我的勞工沒抓着，我一躲，躲到牡丹江，仗着認得幾個字兒，你說沒混好吧，可也沒擱在外邊。

趙：『識文斷字』用得正了比啥都好，用得正比啥都壞。

馬：老叔你不用說那話，馬奎五沒替人家寫過『離婚呈子』。

劉：老叔，你剛才跟我提的那事，這麼的吧：你把你們小組的會員，找到你家隔壁老王頭家去，我跟咱們副主任（指馬）一會兒把那小子找上，隨後就去。咱們大夥兒跟他當面講理，叫他明兒定規把車馬『整』回來給他拉莊稼。

趙：就這麼的吧。（欲下，嘴裏叨嚙着）反正我給他『傍青』算是『倒』了『血霉』啦！我們爺兒倆一年的工夫都搭進去了，還不抵給別人扛大活吃『勞金』呢。他他媽的太苛扣人啦。

馬：老叔，先別走。（明知故問）說的是誰呀？

趙：那個主兒唄。

馬：（對劉）誰？

劉：你心思心思這屯裏除了孫林閣誰還作得出來那沒屁眼子的事！

馬：（裝作忽然才明白）唔，他呀，那你一點兒也不用着急，他個人的地都還沒拉呢，你急啥？

趙：我是怕『扭』了雪呀！

馬：他那麼多地都不怕，你一掬兩掬的怕個啥？

劉：（對馬）你當着農會副主任，怎跟孫林閣一個鼻子眼兒出氣呢？那天在他家喝醉了，今兒還沒醒酒吧？

馬：我在老孫家就喝過一盅酒，你老提老提也不嫌個續繁！

劉：你們那趙街的小戶，敢不敢去拉老孫家包賠的青苗呀？